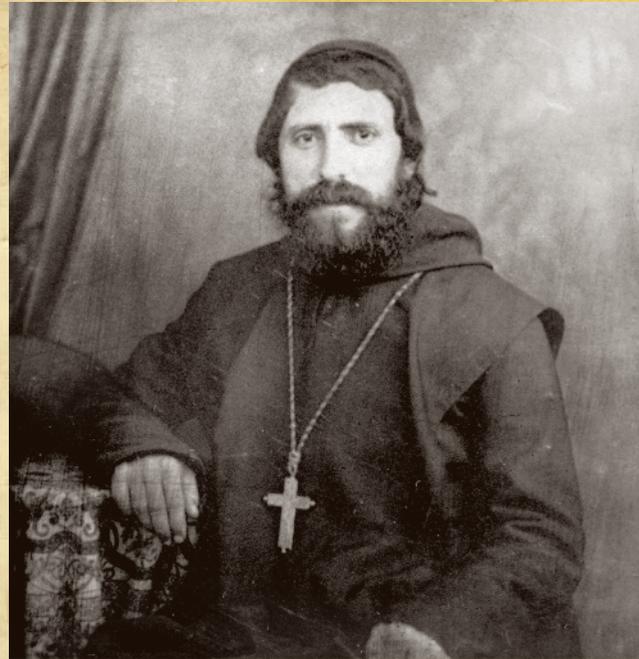


前萨尔瓦多时期

新诺喜雅修道院的创立，要追溯到1835年发生在西班牙的一桩历史事件。这一年，反教会的西班牙政府关闭了所有的教会，并没收了教会的全部财产。在当时的加利西亚，有两位年轻人走进了世人仰目的圣马丁比那罗·本笃会修道院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San Martin Pinario)，这所修道院与久负盛名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 (Cathedral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in Galicia) 几乎齐名，他们在这里许下誓言，与修道院的兄弟们一起，终身领受完全服从诫命的灵修生活。1835年的事件之后不久，两位修士中较年长的何塞·班尼托·塞拉修士 (Dom José Benito Serra) 便起程前往距离意大利的萨拉诺 (Salerno) 不远的卡瓦圣三大修道院 (Abbey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 of Cava)，在那座极具声望的修院，继续他的灵修生活。另一位就是罗塞铎·萨尔瓦多修士 (Dom Rosendo Salvado)，他在期盼中等待修道院复原，但是几年过去了，修道院始终没有恢复，他失望地离开加利西亚，跟随塞拉修士的脚步，到了卡瓦 (Cava)，1838年在卡瓦发终身愿，翌年领授司铎圣职。

1844年，塞拉和萨尔瓦多两位修士满怀一腔圣召激情，向罗马教廷请命，愿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教会需要的任何地方传教。于是，他们被派往由约翰·布雷迪 (Rt. Rev. John Brady) 为首任主教的珀斯教区。1846年1月，布雷迪主教带领这支人数相对众多的传教团，抵达澳大利亚的珀斯。传教伊始，主教便派遣塞拉和萨尔瓦多这两位西班牙本笃会成员、加上一位英国本笃会助祭丹尼斯·杜泰尔 (Br. Denis Tutell)、一位法国本笃会修士林德·范提尼 (Dom Leander Fonteinne) 和一位爱尔兰修士约翰·格曼 (John Gorman)，一同在当地原住民中，开始最初的传教工作。按计划他们要完成三项传教使命，但即使是这第一次，也只持续了数月而已。先是杜泰尔病倒，不能跟随同伴继续传教；同年6月，格曼不幸意外中弹身亡，更不幸的是范提尼，他因格曼的死受了刺激，精神几近崩溃，不得不放弃传教的使命，返回法国。如此，新诺喜雅修道院的建立和发展既由塞拉和萨尔瓦多两位西班牙本笃会的教士得以完成。塞拉主要掌管早期的传教工作，1849年开始协助珀斯教区主教工作后，他的精力有所分散，接下来的10年间，他一方面为传教使命积极工作，另一方面也遇到不少麻烦，1859年，塞拉离任返回欧洲，此后再没有回过珀斯，因而，新诺喜雅修院历史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萨尔瓦多时期”。

新诺喜雅修道院



The Benedictine Community of New Norcia thanks you for visiting.

All purchases made during your day at New Norcia is used by the monks to help preserve this historical and spiritual treasure – Australia's only monastic town.



Pax, a Latin word meaning peace, is the motto of the Benedictine monks of New Norcia. It is the fruit of their regular, prayerful and stable life together and the gift they offer to all who visit their t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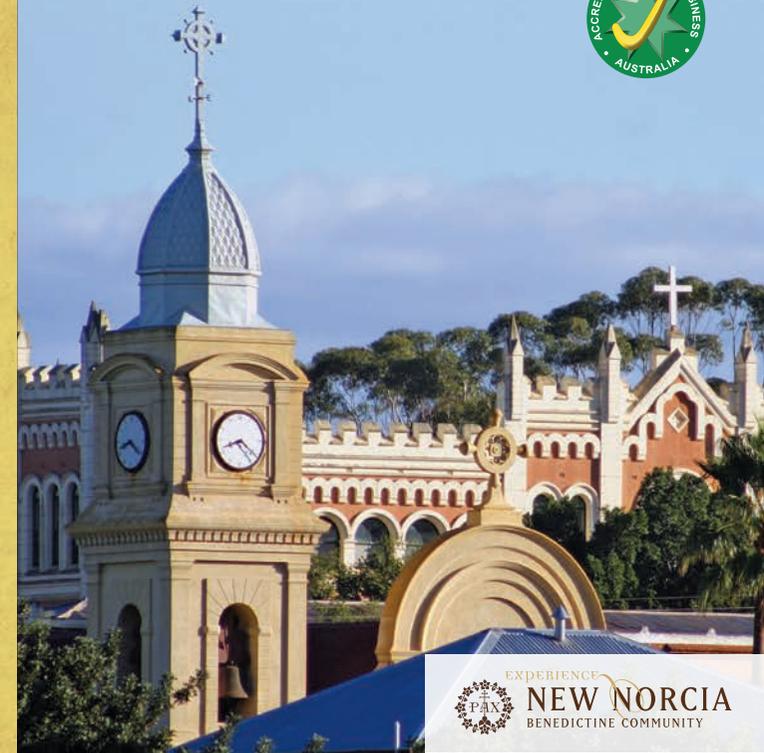
EXPERIENCE
NEW NORCIA
BENEDICTINE COMMUNITY

Great Northern Highway, New Norcia Western Australia 6509
www.newnorcia.wa.edu.au



新诺喜雅修道院 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New Norcia
in Chinese*



EXPERIENCE
NEW NORCIA
BENEDICTINE COMMUNITY



1846-1900 年的萨尔瓦多时期

罗塞铎·萨尔瓦多主教 (Bishop Rosendo Salgado, 1814 - 1900) 是新诺喜雅修道院最初50年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 他与同为本笃会的若瑟·塞拉 (Dom Joseph Serra) 一道, 于1846年建立了新诺喜雅修道院, 此后便以毕生的精力, 在这里创造了全澳大利亚最具进步意义、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业绩。他最初的宏愿是在原住民世代居住的维多利亚平原, 开拓以农业为主的基督教村落。但事与愿违, 1860年代的外来疾病使当地人口锐减, 他调整既定夙愿,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移居至新诺喜雅的原住民儿童的教育。与19世纪其他的欧洲传教士相同, 萨尔瓦多的传教, 是依据当时欧洲基督教理想而设立的, 目的是启蒙和教化原住民的人们, 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服从基督教的教义, 但与欧洲同行不同的, 是他给予当地原住民的文化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理解, 这在当时的欧洲传教士中是极为少见的。在萨尔瓦多领导下, 修道院鼎盛时期的人数达到将近80人, 大多数是来自西班牙的修士和居士。萨尔瓦多本人曾多次往返欧洲各地, 筹集资金, 购置土地, 建造房舍, 置办图书、法衣祭服祭物, 艺术藏品, 还蓄养了不少牲畜, 添置必要的工具和设备。

萨尔瓦多所做出的鲜见卓著的成就, 加之独特的个人魅力, 使他成了西澳大利亚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的人物, 成了本笃会国际社会的知名教士。在1900年去往罗马的一次旅途中, 他走完了一生的传教历程, 以86岁的高龄安息主怀, 修士兄弟们将他的灵柩运回新诺喜雅这片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热土, 安放他长眠于修道院的教堂内。

一座修道院乡镇的成立 1901-1950

萨尔瓦多去世后的50年里, 新诺喜雅修道院逐渐调整了传教使命的方向, 由教化原住民大众皈依基督教转向更具欧洲传统色彩的寺院修持, 修士们一方面秉承传统, 继续实施对当地原住民的教育和关爱, 另一方面则更强化澳大利亚西部乡村地区民众的教育和牧灵工作, 更多数量的修士祝圣司铎, 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日常的祈祷、神学境界的提升和艺术造诣的追求等诸多方面。

上述传教方向的调整始于萨尔瓦多继承人傅箴修·托雷斯主教 (Bishop Fulgentius Torres, 1861 - 1914) 的到来。他注意到传教的工作出现衰落的迹象, 决定通过出售一部分土地换取发展资金。他亲自设计、监管两所学校的施工建设, 圣格特露丝女校 (St. Gertrude's Ladies College) 于1908年竣工, 圣艾德佛瑟斯男校 (St. Ildephonsus College for Boys) 于1913年竣工, 不久, 又在女校增设约瑟芬特修女会 (Josephite Sisters), 男校增设玛瑞斯特修士会 (Marist Brothers)。傅箴修·托雷斯主教在任的14年中, 新诺喜雅这座修道院专属的乡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和发展, 他十分注重小镇建筑内部的艺术设计和装饰, 特地从西班牙请来木雕艺人约翰·卡塞勒 (Juan Casellas) 和僧侣艺术家拉斯曼·洛佩兹神父 (Fr. Lesmes Lopez), 在新诺喜雅的教堂和修舍创作出一系列的艺术精品, 这些艺术精品保存至今, 成了小镇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

阿萨姆·卡特兰神父 (Dom Anselm Catalan, 1916 - 1950) 继任新诺喜雅修院的领导职位, 他在任职期间很好地传承和发扬了傅箴修·托雷斯主教既定的发展方向, 并主持修建了一座精致的酒店, 即现在的“乡镇酒店”, 为美丽的新诺喜雅镇添辉增色; 他还大力鼓励和支持修院卓有天赋的宗教作曲家史蒂芬·莫瑞诺 (Dom Stephen Moreno) 修士创造了许多音乐作品。

1951 年以来的变迁

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新诺喜雅修道院却一直保持着其特有的矜持和肃穆, 沉稳和秩序, 时至1950年代末, 基本形成一种追求内发的淡定与平和、自省式的修道生活。尽管如此, 到1990年代末, 修院发生的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修院内部的变化: 为了吸引和感召更多的澳大利亚人, 新诺喜雅修士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贴近当地人们的实际。1960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 不少的宗教活动仪式得以简化, 牧灵和祈祷生活变得更加明晰透彻, 可惜, 修院里修士的数量却在逐渐较少。

修院以外的变化则更为显著, 修院派遣任职的教区数量大幅较少, 最后, 新诺喜雅教区成了修道院管辖下仅存的惟一教区; 1970年代又关闭了为当地原住民儿童开办的所有学校, 1991年关闭了新诺喜雅天主教学院, 中等教育彻底停办。幸而1980年代初, 酒店服务和旅游业在新诺喜雅悄然兴起, 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艺术博物馆每年吸引成百上千的参观者, 每天参加导游引导的“小镇一日游”的游客络绎不绝。除了小镇的酒店以外, 修道院还增设了“修院客栈”, 为寻求幽静闲雅、心灵净土的人们提供必要的食宿起居。原来的学院大楼现在成了学生夏令营、或者成人的各类学习班、各种会议的活动场所。1996年, 修院修士们筹建了“教育中心”, 深入挖掘新诺喜雅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前来访学的学生, 提供更具丰富内涵的文史资料和实物展现。另一方面, 新诺喜雅的传统手工面包制作, 手工橄榄油制作等一系列自给自足的手工艺, 也在新的环境下得以重生。